乾初先生遺集

乾初先生遺集卷十五 文

海寧陳確著　　族兄孫敬璋編校

箴

坐箴 癸巳

良心炯炯有過自知知而不改謂之自欺非愚則狂媿死奚祥列之坐隅常目在之日減一焉庶弗終迷

妄想　多言　浮動　忿怒　忽畧　閒廢　自是

自炫　妄用　鄙吝　營求　遺忘　昏怠　踞慢

依違　執着　更張　无恒　自欺　欺人

餐霞軒鈔本

痼疾種種與我周旋不舍將終不可治乎欲以一味湯
起之曰敬雖然未易瘳也則亦不敬而已矣

銘

龍杖銘 丙戌

己卯二月遇子邵灣昂首縮項奇形怪顏俯躬若敬傾蓋交懽宗老悅之幾欲誤還中歸季寧呂有頸瘢痍捐數歲乃蒙賜環又折爾股癸未秋間迄乎今夏我病于閩虜抄盜刼兩遇兇殘投水潛逸言歸故山我於子溥子則我敵八年之中歷諸苦艱誓不遺子終老盤桓

養霞軒鈔本

界方銘

戒之戒之勿隨俗薄勿為兒嬉孝友恭肅家國之儀學乃有反高明柔克惟休勿休以劭前德

庚寅易月乾初道人陳確為祝鳳師世姪識

贊

自題小影 癸巳

聖人之道夫婦與知五十无聞爾生胡爲吾方憂子子則嘻嘻家曰吁哉子豈有欺一言一動咸惟爾師不正其形而影之嗤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反求諸身念茲在茲

頌

藤如意頌 庚子

枕濤齋中有枯藤尺許棄塵灰中其形畧似如意陳子因而成之客詰如意吕何用也

陳子曰古人之命此則吾未之知也若夫體癢則爬僮頑則撾揮毫脫著觀書背加醉起狂崇倦坐支腮老眼時昏常用摩揩手所不及摘果攀花補短續長或鈎或撓客意有未達吾言有未諧指天畫地嘿喻胸懷其用孔多未可悉詩命之曰如意大率云乖訛也

餐霞軒鈔本

眼鏡頌 癸卯

西國之寶曰惟斯鏡巧欽天工妙益人性昏者使昭眊者使定微者使著遠者使徑明德遠矣日月與並惠我老人感言匪罄萬歷中年利瑪始聘伎巧實多惟斯之正開物成務聿追前聖

骨牌頌

千古奇文河圖雒書兩儀四象八卦爰殊因而重之以成變化遂半羲畫以教天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先師成訓誰曰不然委心任運四分有截其成其敗疇能懸決大吕成大小吕成小物各有則安用智巧理以制欲私不勝公展兮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之同是為大同无成之成乃為大成相聶有合无往不利人和之功以參天地

餐霞軒鈔本

解

侮辱解

孟子曰不仁則辱可謂知辱矣又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可謂知侮矣而今之人或未之察也作侮辱三篇以解之

有人於此横逆待我自反有禮不可謂侮維彼憸夫悦不以道截截諞言侮我不小

太上躬耕其次賣卜未可謂賤刲可謂辱皇皇昇君非義而貴一命再命辱不可悔

因服公庭身膺三木苟非其辠吾弗謂辱內函謹封賓館鞠

躬干求請託其辱靡窮

詞

怨嬰詞 癸巳

痛吾孫之藐嬰兮胡瘧鬼之為厲淹兩月而未瘳兮又繼之以疥癘吾憐之而撫抱兮蜾蠃入吾指臂旋孳息于周身兮遂靡遠而弗至嗟孫殤而疥壽兮歷暑與秋而未退待晚浴之若渴兮喜朝沐之如沸惟斯之為少挫兮未踰時而復熾紛爬搔而不能自已兮雖強力其奚制既外失其儀度兮大内消其氣志詎癬疥之无憂兮展我生之重累日曾不㝵安坐兮夜未嘗一假寐悼衰老之日迫兮又遺之以斯害顛膚

色之慘瘁兮脂與血之俱賣心脈脈而誰尤兮溯西風而隕涕

弔哀詞 甲午　爲吳子仲沐

嗟我仲木兮痛何如之遽欲爾毋兮曾不踰時哭向故人兮若嬰兒之啼但聞其聲兮不聞其詞嗟孰非人子兮吾不忍見之痛縣木之不逮兮而死與乎來日哭四晝夜不絕聲兮憯水漿之未入念爾體之多病兮又春寒之尚慄竟袒跣而弗顧兮大勉思遺體之當惜爾昆弟之克相兮一衰之乎家禮易盡滿夫末失兮庸苟悅乎里耳哀與禮之兼至兮斯昔賢之所難吾遂无能贊一辭兮惟低徊留之不能已嗟孰非人子兮展羣士之儀軌吾更感爾渭陽之言兮曰貴始終之

餐霞軒鈔本

能一也宣聖猶啼其何有兮詎吾儕之易力也惟戒懼之无

間須臾兮夫庶乎其罔失也禮曰敬爲上兮哀次之吾初疑

其言兮蓋今始知勉惟古訓兮念茲在茲嗟我仲木兮痛如

何其

引

花茂堂次集小引 丙戌

粤自莫春厥興初集為期一十三日得詩四十二篇而自四月以來同人星散百日之内劇盗雲横長嘵太叔之寬咸軫季康之患无何患與人共而病維予纏自夏徂秋支節伏枕生人之趣愁惨无離載及新涼春游舊館悵撫今而追昔疑況夢之徵醒未免悲傷還相慰勞雖樂正自慚乎傷足況猶不戒乎員弱元注余股為盜所傷而欲爾二雅俱被慘掠而欲爾遠旋布帆无恙鄙人久病皮囊尚全對面青山傾心白社每夬一時之樂也

頃者仝志有十旬之約翹首待九日之遊 允汪石渠夢尋諸兄丙三月前即約
登高而五夜風雷連朝雹雨悼嘆不已咏歌繼之次集之興權輿于此矣雖瑕瑜之互見各情志之所宣春咏方酣風斷嚶嚶之鳥秋吟伊始聲悽唧唧之蛩聊綴微言用弁佳什云耳

揭

投太府劉公揭

竊惟杭城之變无大於火數年來之火无甚于今頃自聣慶失火殿廡燼灰而仝日被災者閧尚有數處自後城中又毎日告火災變相尋可云至矣然生孜之天意推之人事侶尚有未可知者是㠯復究而論之竊聞上古燧人之世祭辰心而出火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與戌者火之二墓也是以季春心昏見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于戌而納火卯又為心之明堂心至是而火太盛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制毎

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由是觀之火之宜防莫斯時為甚矣左傳夏五月心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為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夫周之五月即今之三月也融風東北風也東方屬木木能生火故曰火之始也今二月二十五日丙子大風又清明已過名為二月實已三月節則與史書所載適相合矣幸是日北風大東風小其勢稍緩或可无虞然與信无寧信其有此天意之未可知者也往時過昭慶竊見寺僧潑横无復人理彝酒冒色、漁利无窮謂非有人禍必有天災而

杭城風俗士女淫侈吏民刁頑皆足召殃今皆驗矣然生觀之尚恬不知怪且又甚焉夫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今城內外軍民遇有火發即乘機搶擄名為抹火其實利之火家畏刼甚於畏燒可謂抹火乎豪室大家飲酒食肉頑不知省西湖樓舫選伎徵歌晝夜不輟无异平時可謂弔災乎此人事之末可知者也然竊謂天意微渺未敢深論至於人事明白易曉宜稍知儆改伏乞明諭士大夫滌心易行以謹時變嚴敕市肆斷屠禁沽限以期日或半月或一月絕火災方許開戒榜示錢塘湧金兩門船戶除撥船

外其餘大小一不許開煎之太宗師躬先節儉惕厲脩省期
在必遵天或悔禍而蘇此一方民乎又頻日報火人情洶懼
慮有奸惡乘時竊發故于産火政城下之人伍列登城以備
奸也生又謂宜傳戒各門時啓閉謹鎖鑰此又杜患防微之
一事也而生又有所陳者寧人自長安倉來皆言旗軍之驕
横无异往歲而多方勒詐將又甚之生聞之且駭且懼前者
蒙太宗師躬臨兌所設法均平軍民悅服右衛運船遵法先
兌糧里者弱雖呼動天曾幾何時而衛官旗軍增立名色法
外苛求糧長不堪富者倒囊析産立時貧窶貧者鬻兒鬻妻

累及周親而曾父毋不㬋已慰諭糧長曰旗軍每年運允誠為艱繁糧長十歲一輪何惜浮費誠可謂苦心諄悖者矣豈知一輪而一家破則冊滿而十家俱破矣故不越十年而海寧之民俱盡矣推之一郡推之全浙推之天下大不越十年而哀哀窮黎夫必皆盡矣豈長世字民之所忍言與且旗軍支兑果若艱繁誠爲可念然生尚向往海鹽遇一指揮官與生有舊生問其押運頗煩苦否渠云某往年曾一押運獲常例金一百兩令其利斗倍矣一官與某同衛且又該某止以押運二次獲金二千餘兩即㠯此金營謀㬋先出衛時事如

此天下焉得太平乎夫祖宗立法豈不念官軍運米征進勞
苦其費不貲而止於九升七合者以為費如是已足也今太
宗師準情立法均定程式已不啻數倍祖宗之制而諸衛官
軍延挨後兌者朋比為奸捏端指詐名為遵約又十倍于太
宗師所限額數矣吸良民之膏血恣貪弁之營賄可不為寒
心哉要其弊實由保家指官勒詐科派窮民呂充私槖故保
家不使旗軍驕橫則无呂行其奸旗軍不得保家指縱則不
敢逞其惡表裏肆毒為害多年察其流弊於今為甚伏懇敕
一敏幹吏至長安倉咨訪擒其尤惡者數人嚴刑懲治庶幾

舉一警百一邊嚴敕運船官軍照右衛出兌毋𣈆𣈆妄生支節額外誅求明知空言无益然倘𣈆稍寛萬分之一即窮民受一分之賜况右衛既遵法先兌則餘衛自可循例宜太宗師之令可行于右衛而不可行於他衛乎此尤事理之易曉者故敢瀝血上陳伏懇詳賓施行

紫霞軒鈔本

投當事揭（癸卯日記）八月初五日庚子擬投當事揭言

水利塋埋二事是日始屬稿

揭為懇恩捄拯愚俗以蘇民困事竊惟天降下民作之君師故明主勤民即所以敬天賢臣勤民即所以忠主上之人无利害曰斯民之利害為利害而已生敢陳民困之最大且亟者二端一曰水利之不講也二曰塋埋之无制也自順治十八年大旱至康熙元年二年无歲不旱高鄉尤極危苦窮民游餓流離滿道雖曰天時與地勢實制之豈非人事之不脩曰至此乎浙省財賦首推嘉湖次惟杭郡杭嘗患旱湖嘗患潦濬築之功所當歲講昔明太祖使康茂才為營田使諭之

曰營田專掌水利務在蓄洩得宜俾高无患乾旱不病涂大哉王言豈非天地之所不及裁成輔相必藉人工故為民設官縣有水利衙府有水利廳司有水利道既居其名宜責其實古於水利无歲不講无時不講今數十年不講矣欲民之无凶饑不可得也及今開治萬難再緩議者必曰往時歲歲開濬水利通達民猶艮難況今河工久曠談何容易事非不然也辟之人身方當少壯之時有小疾病不及時毉治恃其血氣彊盛猶可支吾一旦血氣就衰病證百出更不毉治死亡立至初病時止一二劑可療日久病深决非數十劑不效

然夫何可畏難而終棄之也方今東南待澤之民情勢危急何以異此若更遷延不翅索于枯魚之肆矣愚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苟失其道雖易亦難苟得其道雖難亦易難易之形不在所治之事而在治之之人禹之治水行所无事得其道故也生海寧人也請專言海寧之水利又海寧城東人也請專言城東之水利上河則自海寧城東至黃灣六十里曰捍海塘直通杭城之新河壩古之運鹽河也父老相傳不通者已六七十年矣下河則自海寧城東至袁花五十里曰袁花塘自海寧城北至郭店十里曰郭店塘自郭店東至峽

石四十里曰峽石塘又表花塘少北二里許曰洋江塘夫自海寧通表花者謂之後塘前塘最淺最先涸後塘稍深遲五日夫涸峽石塘最深濶遲十日夫涸前者不暇追論近三年閘河底盡生塵矣則三塘開濬先後深淺之次第從可知矣捍海塘不時可開下河三塘須稍俟水退方可開亟開經河而支河隨之生又海寧之廿七都人也請專言廿七都支河之水利生所居曰凰岡垷又西一里曰倪家堰又西二里曰陸漊垷又西一里曰戚姮堰又西二里曰湯家垷今皆名存而實亡夫曰堰曰垷皆所以隄水而分上下河者也鄉民貧

一時之利開運薪米豈知水通則先受其利水竭則先受其害乎蓋地勢高下有不得不分為上下河者順之則易為力逆之則難為功皆由捍海塘塞先截上河之源故愚民偷就下河以規一日之利而貽无窮之害者也捍海塘開則諸堤可盡復其故高者堰之以就上河卑者濬之以通下河而沿海數十萬飢民胥懷樂土矣由生一都之支河以推之東諸鄉由城東推之城西由海寧推之全浙地形水道通塞利病宜皆有可言者桐鄉張履祥有致石門友人書言海寧桐鄉石門三縣水利甚有原委並錄呈上愚生竊計開河工費別

无稽處勢惟責之產户產户責之佃户若通里計田照畝派
工按工除租則費不待徵而足工不待鳩而集矣其法每河
一里為一牌之長一人督之通計兩岸車水田及住居桑園
共若干畝畫一派工則勞逸均矣若但就邊河田地之丈尺
以責工則南東之畝長短廣狹之不均有不翅數十倍者有
畝多而短狹至不盈丈有畝少而廣長至數十丈夫有實從
河起水之田至數十畝而外无一畝邊河者人任其勞而我
獨受其利豈情也哉逸者太逸勞者太勞而怨生矣故須總
計一里之内之田合同派工乃為公普大約每河一里不過

一百八十丈海寧河每丈不過四五工支河丈不過三二工經河每里不過田四百畝支河不過二百畝故畝三四工而足矣五工而極矣除租之法如秋開則除冬租冬開除來年夏租无夏租者即除來冬之租蓋責取現糧雖富戶大難猝辦扣除後課雖貧人何說之辭故業戶无措費之艱勞民无虛役之怨計无便于此者每工約除租四升若業戶現發減四之一明著為令聽民自便酬工雖薄然業戶之役佃戶夫猶公家之役業戶也皆其分內之事无可推委故量給飯米民已樂從不過畝損租一二斗而已大工成矣回視大荒之

年无粒租而賠糧者利害尚何如也况功成歲稔永无水旱之災業户不若賠糧佃户不若賠租費一償百何憚而久不為此彼愚民所畏者目前之勞困耳嘗見勤農貧取河土以益桑田雖不奉開河之令每遇水乾爭先挑掘故上農所佃之田必稔其所車戽之水必深葢下以擴河渠即上以美土疆田𡖋新土不糞而肥生植加倍故雖勞不恤即就目前而論適使人人收上農之利實吕益之非厲之矣畏難苟安惰民之偷風不可長也惟天臺至仁大勇斷然必行不顧一時之安而遺百年之利誠萬世一時也乞嚴行各屬相度地勢

豫定規程立冊編號各有分責一遇水涸立刻興工諸方並舉有不如今者以法隨之鑒一懲百功不須時而集矣抑生居高鄉所言皆疏瀹之事聞湖州府歸烏一帶低田隄防漸圮近年連歲大旱彼獲大稔一旦患水胥為巨浸可為寒心鑿卑增高功宜兼舉國家財力仰給東南民足則稅易供留心國計者不可不亟加之意也生又聞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人之大寶曰土故孟子稱諸侯之寶首列土地誠重之也今中田一畝歲出米麥豆三石以上腴田出四五石以上是一夫之食也若夫桑麻瓜果之田歲出一二十金以上是數口

之糧也今塋師鼓其妖說輕破民田壞族塋之古制使人父子祖孫曾不得同穴每塋一棺必博求良産動廢數畝其塋封開廣者或至一二十畝農民拱手不敢復業可爲大痛今一邑之中終歲舉葬者不啻百家歲廢千畝是歛千人之食也馴致百年便廢數十萬畝矣是歛億人之食也大邑田不過百萬小邑尚不足十萬由今之道无變今之俗欲民之无饑不可得也先王之制不以死傷生故死必擇不食之地而塋周禮族塋不限世數子孫昭穆置穴地盡斯止計三畝之墳便可塋百棺不惟省地之法宜然而生同居者死同墳實

天理人情之至百世不易之道也今妖師妄言禍福隔別天親惟圖厚利不顧民業仁人孝子莫克自主靡然從之良可哀矜古惟有罪者不得入先人之兆今人子謀葬而先以卑人處其親可乎聞之家和則福生故九世同居古稱義門生死一理焉有屬毛離裏之親必不容同塋或隔越數里或隔數十里或至不可道里乖離不祥莫大于是尚何福之云乎甚有廣營福地屢塋屢遷顛越險阻終不成葬者每遷一墳輒棄地若干畝荒穢滿目略不加恤廢塋既廣子孫窮乏賣妻鬻子不足賠糧貽累世之害敓萬民之業破傷皇土違逆

天心异端之禍无烈于此故凡百塟師天罰必重非及身流落則子孫滅絶萬无一全此輩孽由己作雖萬死何惜其如久貽天下蒼生之害何惟天臺神明洞徹素燭奸妄明彰告戒嗔醒癡愚嚴爲限制不許出鄉遠塟近山塟山平陽祔葬舊墳不許更造新墳即无舊墳可祔勒令孫定族塟之法以初塟一穴爲始祖其下㸃定昭穆位次世世序塟不另参越如是庶生業不致盡廢而斯民蒙業矣塟固宜合尢宜深須入地丈以外深則必實礦内棺外用灰土實築之不留罅隙實則氣固且不容水不虛陷深則久安塟法之善无過此者

今世俗皆惑于塋師之説謂深則有水苟為淺塋淺塋不已漸且培土高塋名雖為塋實同暴露每見風雨摧残不出數年便已攤坍毀蟻垤兎穴以飽蟲獸乞人掘蛇獵人掘獾動遭開發子孫熟視无可如何縱立時收拚而棺骸残毁寃痛曷伸覆轍相仍莫之懲改此皆習俗之迷風水之畝也實則雖深塋无水空則雖淺塋猶有水事理易明自不覺悟况盛必有衰世變滄桑墳壟侵毀雖明德之後有必不能免者惟深則泉下之骨尚可獲全仁人孝子為先骸計長久可不是務乎乞天臺大申憲令痛懲淺塋使愚俗為之一變雖西伯

之澤枯骨何呂加兹此皆關係生民大故不敢不痛切上陳
惟上帝好生惟天臺嘿體上帝好生之心二事兼行則道賛
天地功同稷禹將仁風遠被九土昏效豈獨東海數十里之
民歌思无斁而已生老病龍鍾行將就木不宜尚有陳請然
竊自念半體偏廢猶如此困苦況百萬生民之疾苦乎恭遇
天臺之明德而有懷莫告不惟負天臺夫自負其心矣故敢
力疾具揭干瀆嚴威倘不遺愚者之一昮見之施行則某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如其言之非是某雖老病不敢倖逃斧鉞
以明正妄言之辠謹虔稾待命以陳

呈詞

呈學請削籍詞

呈為懇恩除籍以全愚劣事切某以至愚極陋之質當衰老多病之年久忝宮牆無靡廩餼閒之食必稱其事斯受之者安實不媿於名故持之而久今某寒遭病廢手不習制舉之書幸遇賓興足不赴貢科之試然猶序列附增之上歲叨鐘石之糧惰慢不恭貪頑已甚貪固當黜惰亦當褫無之迂戇性成過累山積真師門之敗類乞　聖世之廢人乞還野人之衣敬讓賢者之路伏惟師臺無私秉鑑以德愛人益賢否

智愚原不齊之物性則裁培傾覆均至厚之天恩恕中學憲
永削儒籍俾出作入息相忘帝力之宏即夏誦春弦亦咏王
仁之浩蕩衾魂之無媿尤衰病之所至安全實多感佩何量

疏

衆議建吳磊菴先生祠疏

嗚呼士有聞先生之所以死而不泣然流涕者乎有讀先生之遺文而不泣然流涕者乎有進見先生之歸櫬而不泣然流涕者乎有之必无人心者而後可夫惟痛之甚思之深則必有以寄其痛之思之之心而祠而祀之於是不可已也夫先生之盛德先生之高風愚夫婦之所震驚而咨誦士大夫之所欷嘘而竊嘆者而先生猶皇皇然負辠引慝若雖死而无以自容嗚呼人之度量相越不甚遠哉惟其有不死而不

媿者是以有雖死而猶媿者世教衰人心喪茍反先生之所為而為之其情狀又何究詰耶死之忝不死什伯矣不死而逃歸忝不死而從賊什伯矣不死而從賊賊敗而歸歸而就司敗以死與從賊而歸歸而畏死復逃不走虜則走寇者又什伯矣從賊而歸而畏死復逃與從賊而歸靦顏士君子之林更有營復故官晏然高爵厚祿无慙者又什伯矣不幸而遇難不能死而從賊而歸復為大官與幸而不在生死之列身名俱全適會際遇赫然為中興之臣復不鑒前人之為而所為之不肖又有過于前人者又什伯矣人情益匇世變益

繫宜乎羣心之共憤而思先生之愈深也嗚呼國破君亡大仇未復雖祠而祀之先生其歆之乎豈惟先生凡古之聖賢死而祠之者皆不欲也孔子之聖也春秋之天下未能治而死孟子之賢也戰國之天下未能治而死與夫古來之忠臣烈士死於不可復為而義不能復生者是其身雖死而其心皆有所歉然者也天下後世羣思其德而祠之豈其心之所欲乎然卒无以辭天下後世之思其德而祠之者何也人之所以不死心而已矣心之所以不死安與不安而已國破而先生不死則先生之心不安先生死而祀與未備則衆人之

養霞軒鈔本

心尢不安故先生之死非衆之所欲也當先生之欲死而衆人不能強之不死則衆議建祠夫非先生之所欲也當衆人欲建而先生又能強之使不建乎先生行先生之志衆人行衆人之志皆以求乎心之所安而已嗟乎使天下之人有心而皆知所不安知所不安而皆思所以安之天下奚患不治先皇帝之變吾浙之死事者六人西泠有祠爽然既使湖山生色而先生桑梓之里未有專祠於是邑之士大夫共謀擇地祀之義聲一唱遐邇響應又奚俟余言之贅乎竊恐好義者之多而无所稽也故為分簿以記之而并告以衆人所欲

建之意如此

答問

金剛會問

吾友祝夢尋之死吾驚往哭之而不知其所以也夢尋小我一歲又未有子何以遽死其貌厚而神清其人慷慨好義急士之窮而忘己之窮其詩文雄古超忽駸駸乎如春草之方怒生而未竟法皆不宜死而何以遽死或曰非惟然也近更好善而皈釋氏受金剛經與宗人之好善者日爲金剛經會朝吸吸不輟夢尋實始之益不宜死而何以遽死某俯首嘆曰嗟乎惜哉此吾夢尋之所以死也昔吾未見有儒而誦經

念佛者也有之必老而垂死者也而夢㝷以壯年為之豈非
傳之所謂耄及者乎今夢㝷死而諸君子之在金剛會者猶
守夢㝷之教不衰夫釋氏皆父母所生之子而逃之空門背
天理滅人倫吾无暇責其為書孰非反經害道之言大无暇
辨即曰經言皆善守然彼之所謂經非吾之所謂經也經常
也吾之所謂經者孝養父母子之經也恭事兄長弟之經也
教子讀書為善以身先之父兄之經也儉勤治家之經也嚴
緝家人勿令生事厚恤其衣食主父之經也緩急相周維持
匡捄者親親叐叐之經也雖雖肅肅不寬不嚴門内之經也

謙以收身仁能及物知己過不言人過涉世之經也由此推之農夫有農之經商賈有商賈之經以至星毉相卜與夫百工技藝之人莫不各有經焉苟能守而勿失於吾之所謂經者一无憾于心其為金剛也多矣若其不然雖日夜誦之何益今諸君子或者於吾儒之道猶有所未盡焉而又竄而之釋竄而之釋未必真能釋也而已自畔于儒不恒之羞或承之羞矣且所謂金剛經者不過佛書之一也猶之大學中庸者不過儒書之一也雖聖人之言同歸一致一經可通衆經然既號為釋氏必能徧誦楞嚴法華諸大部藏經識其指

歸而後謂之真釋猶之為儒者必能徧讀四書五經性理通鑑左國子史及秦漢以來之文而後謂之真儒借有市人之子偶能誦習大學中庸便嚣然自號為儒者則諸儒必笑之矣今諸君子之吹吹于是經也又昇无為諸釋子所笑乎或曰往夢昇苦无子令雖死不數月而生子无夫金剛經之力歟余曰不然佛以空為教者也金剛經雖數千百言而大指不離乎空誦而昇子豈空也哉吾夫子之教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從夫子之教所以生生不息也而佛氏一切空之旨從其教人道絕矣

何能生子夢昇之有子非誦金剛之力也然乎否乎祝之諸
君子在金剛會者皆與余有平生之好因於或人之嘆夢昇
而不能无疑于諸君子之是會也敬書以問

答龕化疑問　丙申

董思東以其父龕化之約為疑遺書而問陳子陳子曰徽子之問吾固將爭之善矣吾子之及此也是孝之大者也由達者之心則百年同盡生可也死可也死而或裸焉或火焉夫无不可也由孝子之心則千秋无窮生欲其无窮也故為之隆其養死亦欲其无窮也故為之固其藏故有形之累非獨死也夫生形之累多矣死則无累矣奚惡此僅存之皮骨而立銷鑠之使不留毫髮乎今惡生形之累而屬其子勿復進膳須餓而死耳人子其聽之乎則親命之不能盡從亦可推

矣夫人有生必有死死終化為朽壤此自然之理何容私意于其間故生鮮百年之軀死鮮百年之骸而愚夫罔識樂生惡死生欲求東海之神死欲錮南山之銅固宜見笑于達人設戒于來祀也而賢知之過又欲反之生期速死死期速朽不知欲遲欲速俱違自然之理由君子觀之二家之見悉屬私意同歸愚妄耳復何是非高下之可言哉元本此下注云忠臣死忠孝子死孝正是自然之理非速死之謂當死不死便是怖死所謂私意所謂愚妄也若夫不怖死夫不求速死不辭朽夫不求速朽斯則情順自然聖王之教故生則有飲食宮室之奉死則有衣衾棺槨之備皆視吾力之厚薄

以為隆殺不強以力之所難為夫无靳于力之所優為誠適情循理之至也今惡死者之不速化而加火焉是无異憂生者之不速死而加刃也曾路人之勿忍而況吾親乎曾暴人之弗忍而況孝子乎彼佛氏雖以无生為教夫未聞于生者而加刄而獨于死者加火是貴生而賤死者也是以生死二其心也噫乎此今虜之道固然其无足恠蓋生死一也燒死親曾何異于燒生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按律楚燒親尸與拋棄水中同皐明禁昭然而氓之蚩蚩屢犯不悔碓嘗為之痛心疾首而況讀書知禮之士乎哉五刑之慘不及于火蓋

雖殺其身而尚留其骸以存仁也焚尸揚灰間有行之此毒痛之至法外之刑而以施于罔極之親乎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且非己之辱毀也而謂爲人子者辱而毀諸旣身陷于不孝而又以不孝遺親是邀二辠也雖人焚之无異于己焚之令父母无故欲死而使在旁者攢刄而殺之而其子熟視而不一救而曰此父母之意且非吾殺之也可乎哉然則終何以觧違約之辠曰吾聞子以納親于道爲孝不聞以從令爲孝也觀父母之必不忍化王父母則我之不忍化我父母乃所以從親也奚違之與有樊遲問无違之孝子曰生事之

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烏知不違之所以爲違而違之所以爲不違也且古人遇大事必有相凡禮皆相者主之而人子无預焉雖違之是相違之也子何臯子知有父命而已相知有禮而已命有禮則從父无禮則從相所以全孝也

答有意問 乙亥

或云子誅釋氏以有意二字盡之矣曰未也茍合於道雖有意可也茍畔於道雖无意不可也佛氏直是畔道者但吾遽以非道責之彼必不服故只云有意是私耳單重无意又是彼教魔頭

乾初先生遺集卷十六

海寧陳確著　　族元孫敬璋編校

柬帖

柬同志 元本作粘薄翠山齋二紙下同

吾鄉于儒釋之辨出處之界每津津言之不置自今思之悉是皐過吾勸諸君慎莫攻釋且反求其所以異乎釋者慎莫阿出且反求其所以異于出者倘名雖為儒而於人倫事物往往脫畧是與于禪者也名雖為處而于浮情客氣未盡滌除是與于出者也能无懼乎吾讀從吾道人集至異端多矣

寔必西方哉痛斯言也至入於骨髓夫倍於道之爲異端則吾輩生平豈能事事皆合于道時時皆合于道凡吾儕一念之私一言之妄一行之錯眞異端之尤者而愆過日積又豈止一言一行而已哉躬爲異端之首而孜孜釋氏之攻是无異以暴伐暴以攘奪攻攘奪其頁固而不服也固已宜矣

示友帖

八月廿三日桐鄉張考夫來弔祝開美致石灰二百觔以開美之未葬也謂吾相知中近來行弔率用此禮弔尸則致含殮之具殮後則致葬具如麻錠元盖之物不用久矣其法甚善吾輩宜倣而行之又數日前老友董聡逆過我伯兄問疾致一金買參伯兄固不受僕以為於義可受也此等饋遺最是天理上事特今人罕能行之反以為過情耳推此意而廣之則凡吾輩之所以處親戚鄉里度吾力之所能為與吾情之必不可已者而黽勉以將之必有其道矣况至親乎居常

見童貽逆兄弟於貧親亦喪賻贈極厚最可師法今人家亢
故會客致損數金或數十金浮文妄費如此等類不可枚舉
人苟能于此等无益之費事事裁省以赴窮親友之急不其
綽然耶自喪亂以後人民大困兼以頻年米貴終日不舉火
之家往往而有每一舉筯即為愴而尚何忍侈无窮之費而
忽窮親友之急難乎蓋虛文日盛則實意漸衰若前所述張
童兩兄事皆是實意有裨禮教者故樂告我同志知之使吾
輩舉事能事事如此便是聖賢一路上人要當觸類旁通耳

寄諸同志　癸巳九月廿七日

吾輩於道未窺一二便覺世士之可笑一言一動了无是處則又安知彼聖賢者之眡吾輩不猶吾輩之眡世士耶我自不覺耳念此使人驚怖辟如三等秀才方掎摭五六等之文以爲笑樂而不知一二等者之復羣然而笑已也然使向者歸胡諸君子復生則雖令之所謂超等特等之文而夫盡可笑矣學問无窮一味反求但知己之可涕而何暇知人之可笑耶此孟子所以深致恫于鄉人而嘆絶于大舜者也

餐霞軒鈔本

寄諸同志

吾輩之絶意進取本是極尋常事而自世俗觀之則以爲奇必有非議之者夫俗人非議曾何足恤所可恤者恐未免有非議之實耳苟知恤之則莫若自立自立之法在于不自恕體道未切日用飲食事事有過而恬然不知媿耻不知懲改良可嘆也諸子試反之平日立身行己果有以異乎世俗乎无异乎何嘿嘿也非惟无异且儘有不如世俗處世俗人能勤儉作家而吾輩或不如世俗人能發憤讀書作文以圖進取其心反有所用而吾輩或不如又細推之所不如尚多積

餐霞軒鈔本

此數不如而爲所非議孰曰不宜謂世俗之習何足恤吾不敢也如大辛久負欺父之辠不知改正即此一事便不可爲子不可爲人今雖說明尚宜深自怨艾何以久從事學道而尚有此通天大過以此自責便不暇責人前晤所言亹亹但知責人吾所以深不取也大辛能无不足之時乎能償人金所約不失時日乎能必紋銀而无折色乎能背後發話人无過當乎不能則自責不暇而何以責人之詳且細也故因自立不自恕之說而又爲大辛暢言之要之病痛人人自有不獨大辛各須悟爲佳耳

寄諸同志

一人身上自有一人當為之事看尋要緊便須各自尋頭急急為之不為所當為而徒呼朋講學空言過日於本身絶无相干如欲爾蕣事未舉既知其非便當急捄今日身上惟有此事為重精神意思當悉專注于此他事悉可緩且自分為皁人自不敢朝夕即安如從游宴會決不宜設擬乃仍逍遥自在如不察者不孝孰大焉朋友不以此事為重而力諫之雖擧會糾過徒事虚文絶无實效不信孰大焉

寄諸同志

諸過皆從欲念起无欲即无過是以善學者不在隨處琑禁而在閒居慎獨慎獨之功要在去私令人動念无不爲私心所蔽喜怒哀樂本各自有中則一以私心處之便多偏駁即如文字姸媸平心以觀无不立辨一視其姓名則必以平日毀譽爲轉移凡此皆成心未破私之至也

諸子既當以慎獨爲心尤須時時驗之實事相會氣象月有不同乃妙不然日史紀過總虛文也性情各有不同各因其不足處爲救治自知病根所在須用一番堅忍力痛除之務

使其舊習勿復見然後謂之能改過入道耳飲食小事節之最難大由力不堅也吾每飯初進數口必自下不用佐始習覺勉強久漸安之不爲苦即此推之凡事皆然矣

寄諸同志

讀書事大令人一言一動无有是處只緣不曾讀書能讀書乃能處世安危治亂无適不可反是則動成窒碍深心讀書自覺自家不是不讀書人雖有過差惘然不覺也讀書人自有文章非今之所爲文章也若今之文章委屬无用不足學也

黏客座 甲午元旦

確執夙以疎頑猥積罪過衰老知悔欲漸懲改又自以當局之迷未若旁觀之鏡所望仁人君子閔其元知以確過着面相傾告其或下愚之性終迷不悟則至于再至于三至于徵色發聲而不舍予焉真恩同生我矣謹禱

補

柬近思叔　丙申

病人無寐輒妄擬壽屏詩共得十一首附正大方病已將酎便不能復作想須名手亦無俟此戔戔者為也凡壽詩固以切於壽者為佳尤以切於壽壽者為更佳數詩如魯叔白首篇吾叔多男篇洎碓兄弟三篇俱似不可移易但不佳耳餘篇亦屬通套惟高明去取但諸詩皆述目前盛事獨碓詩最詳中丞公勤苦邊疆一段公案似為不合時宜然在太夫人身上似亦不可少此一段古話而次篇尤失之太率以欲自任其咎故不復求工叔如以為非宜竟從刪削可也碓於太

夫人實有私感藏之中心垂三十年所以不辭縷縷然終以未能達其萬一爲恨吾叔何不試一揮毫思緒既出數篇之後直如破竹耳以吾叔之材燕列肺腑必能直抒至情發揚盛美空勝悠悠之口萬萬也且聞于厚兄弟大皆能手相爲鼓發必有餘什奚藉他人且恐据摭浮言不足以光此盛舉故欲吾叔更慮之餘再俟面盡

補

書示子強弟 癸卯八月二十三日【璋案家傳】是永字子強，傲真公元孫，海鹽庠生

癸卯之夏子強弟遺我一箋屬作行書會余有老疾方就醫硤山歸而創甚久未能捉筆子強屢書來索不應今秋又將暮矣勉圖所以慰子強者顧念子強少年工書駸駸入古人之室而余書素拙又老病偃蹇筆力日退其何足以慰子強況子強之先數世皆稱書聖家藏古名人墨蹟極富子強既得家學益參以古人之法宜吾書之日遜子強也然吾夙企子強之家學淵源雖嘗擅書名而不止以書名若我叔祖翰林公之博學淵脩我叔父太學公之恬心儉德皆澆俗之儀

聖子強其進而學之益參以古聖賢之家法則我之不逮子
強又將不止於書已也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考亭又善言
之曰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真能自強
則舉天下之強者無以過之矣況余之老朽乎吾書既無以
慰子強斯言也或乃所以慰子強者也

辭慶生帖 癸卯九月初四日

吾春初尚不忍言壽況今敢言生乎貞觀有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辰更為宴樂此真學者之言也夫以天子之尊四海之富且不忍言慶生今以賤貧之萌庶而肆然為之愚鄙无理莫此之甚僕屢形言議想明德君子皆已見察猶恐未能徧孚故復申此言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吾平生无它長惟不慶生一事庶幾近理望諸君子樂成之也 元旺以決納微言及此之故書此已而決納言甲申三月之變感觸其友慷慨不食憤不欲生之義予謂子既以不欲生為義則今日慶生之非義愈可知矣決納唯唯

〔補〕辭族正帖 甲辰元旦

確老病支離日月彌甚有心無力不任驅馳拜告祖祠敢辭族正自甲辰元日始凡有族議勿復相聞嗟乎確之不德一二子婦莫肯率教不能正家焉能正族孟子有言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其又能以偏僻之性羸病之身強預人事上負祖宗下慙族黨乎所謂不識人間羞恥者也敢因殘疾瀝悃告辭

餐霞軒鈔本

書示仲兒

端莊靜慎者望而知為學人慢易輕誕者望而知為草野市井人汝舉止言動多不循禮吾甚憂之況年漸長大今又成昏可不戒哉今更名汝曰翼字曰敬之敬于父母則孝順敬于夫婦則肅和敬于兄弟則友愛敬于朋友則麗益敬于僮婢則說令敬于一切世俗則无辱敬于言則不妄敬于事則有成敬于講誦則有㝵敬于作書臨文則法日進記曰无不敬盡之矣能敬之人時時見㝵自己不是不敬之人時時見㝵自己是故中庸言君子能戒懼而已矣其言小人无忌憚

而已矣汝欲為小人耶吾无所復責于汝將為君子耶可不
於吾言加之意哉其朝夕省之毋忽

示仲兒　癸卯六月十日

吾嘗以細心克己教汝兄於汝尤切大克大賢小克小賢全不克是愚不肖賢不肖之攸分克己不克己之間而已惟自甘不肖者直無可如何耳以顏子純粹之姿空無己之可克乃夫子惟以此爲教顏子惟以此爲學怒與過是己不遷貳是克乃所以爲好學也夫子稱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令學者萬萬不及顏子而自謂無不善非下愚而何凡汝生平過惡吾言之屢屢矣不見改大病只一自是不肯克己不克己又由心不細而今能一變粗放之習恭嘿深

餐霞軒鈔本

思捜求己過自然日新月異到底有受用處不然則終于愚

不肖之歸而已汝自墮落於我何有哉

書示兩兒　庚子

讀書不能身體力行便是不曾讀書只慎言語節飲食六字吾嘗諄諄致戒不能奉行一字否不用父言便是忤逆不孝尚何學問之可言乎吾素不喜浮華只驗而等於日用動靜間有一分敬慎意思便是學力進步處吾便一開顏不然雖學成揚名非吾好也今姑摘而等習氣之最不易變者設戒數條如左有未盡者以類推之吾衰病氣虛不能多言以筆代口服膺充耳則惟爾之以賢不肖於我何有哉

凡聽言須詳審毋恍惚致思別事

勿輕信輕諾易喜易怒

胸中自有是非勿遽與人辯駁

凡作事須從容細密事事有條理勿鹵莽粗疎有初鮮終

雖行善事須斟酌量力稱情當理勿動于浮氣好名徇情

勿留諾不行

自書籍衣服以至百物无小大悉須收整停當并時戒内

丨人

錢財出入纖悉登記明白吾素懶上帳最是敗德不可學

丨也

切勿容易借債吾每承親知緩急稍覺出于輕滑非愛我

丨者尊縮己毋求人極是无敵之道兒能以我爲戒方是

丨真能立志者

勿高聲呵怒妻子僕致聲聞吾耳雖吾不在家亦然

有客在坐兾兒不𭄏參論詩文及議他事雖吾不在前亦

丨然此未是兒事也

未見過舊居不許與諸孫着棋及諸戲至他處亦然陶士

丨行云此牧猪奴戲耳志學之士聞此言有不惕然者非

丨夫也

未見即日要立志年十七矣此時不立志向上更待何時
能立志則諸病悉除更不待吾言之贅矣少壯幾時忽
成老大終身大事須自打算它日始思吾言何可及也

婦喪中示翼兒 庚寅

而母病中嘗謂我云吾平時爲子作家不暇脩行吾歿子宜爲我多作好事我不之許（一本作吾不許亦不辭）今而母歿矣吾思吾生平未嘗敢作不好事今尤當爲而母慎之即是爲而母作好事更不解何以作好事但願吾兒吾媳善居喪盡哀盡禮苫寢蔬食以報三年之愛所爲好事无過于此又能爲我敬養祖母善撫幼弟（一本此下有云敬侍諸親知賓客下能善御僕婢）克勤克儉男不失學女不失績以母貽而母泉下之憂其爲好事多矣如其不然（一本作未能）彼酒肉僧道安能代爾作好事耶

餐霞軒鈔本

吾昔年居父喪无禮至今以為深痛故每至忌月輙齗腥食猶自以未能少解萬一之辠兒宜重以為戒失今不慎後悔无及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聖賢之言真足使人百省

近見吾兒居喪无大悖禮處乃是好消息但是發於哀痛之本心自然而然乎抑未能无勉强乎季孫曰勉而為齋則吾能故齋非難以情居齋為難樂正子春曰自吾母而不㝵吾情吾烏乎用吾情吾素出外又家貧乏僮婢外內之事一切

皆而母躬之乳汝衣食汝請先生教汝昏汝辛苦百倍究人
非而母也是爾之僕婢也究其女矣予究日雖有孝思欲稍
盡一日之養豈可昇乎以此思哀哀可知矣苟如是則自然
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而无待於勉强者矣盡禮不
盡禮人禽之別也盡禮之誠不誠大人禽之別也兒試一體
察之

示兒帖 子木

善乎昭烈之詔子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多乎哉世俗於新歲爭放爆炮吾少時尤好之至自中其手手爲之裂猶不知改崇禎丙子來遷於楊獨鄰老楊連城家寂然无聲心竊善之謂无益有損之事无過於此自此遂絕不放炮雖昏喪大事皆不用炮蓋昉諸此也癸未八月從祝子開美東遊見其於先人忌月不用酒肉吾謂古人有忌日无忌月非禮也開美曰追補喪禮之闕也吾輒愀然念昔居先人之喪猥多違疚因而忌月者

餐霞軒鈔本

積十八年表兄丁仲長喪妻不用浮屠羣以為非而予獨心善之吾家喪禮不用浮屠自母兄而下凡七喪矣實本之仲長兄非自吾家始也老僧曇雲嘗謂我飯須連進三口然後用菜予習之三十餘年甚有味蓋三口而後雖終飯不用菜可矣此我所獨得于曇雲者然吾竊觀曇雲之自為飯未必能常守此法也順治壬辰吳仲木嘗云象山陽明皆不廢圍棋大未是此言或為予也自此遂不着奕十四五年今老病无聊間或一舉耳甲午冬以辨學稿質沈子朗斯朗斯云精圈文稿甚俗氣且乖虛受之理自此凡稿不復敢自加圈點

丙申秋病中戲為宗貴作壽詩多令毗之詞吳泉仲委書致
規自此絕不設妄諛壽予少時善遺物嘗一夏遺四五扇開
美私憂之余聞遂稍自收輯至一扇用四五夏不忍棄也人
恥惡衣食吾深恥美衣食昔許同生先生嘗見一藩司兩人
以同籍相尋藩揭敝袴示許曰吾生平不着綃袴時許袴亦
舊布也亦揭示之曰吾似更敝也遂相大笑麾下无不咋舌
歸告吾儕猶幸不為此老所絀雖一衣一食可不慎乎余時
甫弱冠聞此言不覺爽然錫山高聲野先生極整潔每解衣
必手自折疊雖極敝折痕宛然洄塘徐道士貲頗饒給每見

必穿一破布衣甚多懸結問其故曰與久習不忍棄去余布衣衣多三四十年者但病不能手自折耳前此未嘗不勤折也語云上山禽虎易開口告人難此至痛之言先人嘗書此十字於壁吾未嘗須臾忘去冬以迫於時勢勉割截此居遂致大困雖悔何追先訓之不可違如此吾先人德盛意所可否嘗不煩詔告子女皆不言而喻今吾德固不逮前人而屢詔不聽汝曹夫豈真聖智耶於父言猶溺又何有於凡衆之言吾所以瑣舉此等者蓋以事无徵而可忽吾於人言凜凜聽受尚白首无成况汝等才質未能勝我而每事予智自用

能无僨乎吾生平於人言无所違拒惟辨學辨性諸書恒與
時賢相左此要别有所見又關係重大故不敢苟同此豈而
輩所及邪凡事不可自謂已知吾自庚寅來論葬頗悉自以
无誤遺理然未知淺葬之害至丁酉始着深葬說又格於愚
迷未能改葬生平知而不改惟此一大事至今為痛兒曹有
能成吾志者此大孝也凡聽言擇善須先絕去自己私意使
心如明鏡之空乃能照物吾往年喪偶人皆勸吾再娶毋心
尤切惟潘子去病蔡子養吾勸勿娶吾雖心善潘蔡然嘗欲
取妾者數矣而竟不果蓋兩端之言莫不有理苟吾意在娶

便以勸娶之言爲尋理矣吾以爲當吾之乎處吾之世凡事作一退步法算然後尋宜此大令之士入番時度務一要訣也吾所以欲先正心於格致者正謂此也其它擇善而從觸事銘心者筆不能悉書兒曹能神而明之觸類而長之庶可以寡過矣

又

吾病酷類伯兄殆難痊愈又天禀遠不及兄而飲食更減且不敢望兄之久病況當求速愈乎每愛昭烈遺言謂人五十不爲殀吾年踰六十何所復恨惟以卿兄弟爲念耳真至情之言每讀史爲之感動人情孰不望子孫之賢非惟賢父爲然雖至愚之父其心亦莫不然人謂堯舜獨疏其子不知堯舜之愛子更切於後人未均自不省耳使禪不聽黃皓而奉帝言豈當有歸命之辱邪昭烈之訓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能體此兩言雖馴至聖賢不難是昭烈之言

不行于其子而行於天下萬世也大哉帝言可直接危微之傳矣吾今年六十有四天之與我不為不厚病頭已六年去冬始不安寢茲春加劇病者不解衣侍病者无交睫日進之勢艮難為繼縱久病如伯光大不過四五年間事然何可易邪生死極平常事行將去汝家業極微无可貽後人者故貽以貽烈二言小善小惡最易忽略凡人日用云為小小害道自謂无妨不知此无妨二字種禍最毒今之自暴自棄下愚不肖總只此无妨二字不知不覺積成大惡故古之君子克勤小物非是務小遺大蓋小者猶不可忽況大事乎二子皆

有為善之姿與為善之心但自是之病未除是己則非人種毒非小又氣質粗浮忽畧微細故為三復貽烈之言易曰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每讀易至此未嘗不驚魂動魄心膽墮地也二子毋易吾言戒謹恐懼庶幾寡過慎小之道悉數之雖優優三千未能終物舉其大指不過言行兩端慎之又慎猶多錯誤況一不慎事何可言克己讓人尚全性命何獨下士處亂世之法雖躬上聖而逢熙世何獨不然惟詆之蚩蚩罔知畏懼耳吾襍言大略本此意日夕觀省必有裨

養霞軒鈔本

益喪祭昏嫁悉以家約從事寧不及毋過先公諺私量入為出切勿借債求人極難戒之戒之吾生不辰懷抱未展遂同草木俱腐生平筆札紛紛了无足取惟論葬與世俗异論性大學與諸儒异要爲不失孔孟之旨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勤收輯多録副本以待後學孟子不云乎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其它詩文无益于世者切勿多輯以誤後人少作詩文大是慎言中事汝兄弟尤輕着筆所宜切戒浮文害道古誌之矣又今日所慮有不止於害道者一字一句身家攸係奈之何勿慎禮曰无不敬三字可括三千三百之旨幷可括

千聖萬賢之旨豈惟昭烈二言哉書不盡言有未及者可悉以此意推之

海寧陳確著　　族元孫敬璋編校

書後

書韓柳集後　甲申

東坡謂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能事畢而衰生焉有味乎其言之非坡公何足以與此吾亦嘗曰古文至韓柳時文至黃蘊生天下之能事盡矣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河圖洛書述者喻千萬年尚闡繹未盡而後人為文務極雄快不知已大失渾龎之意矣詩三

百篇有意无意可歌可舞漢魏吕宋尚有足觀中唐以後遂靡靡不振何耶夫其所以盛也乃其所以衰也故文不可无意意太盡則不厚不可无法法太備則不古知此者可以為文可與論文矣嗚呼豈惟文哉

附論

杜律閎整古詩叙事愷切淋漓痛快殆過于李而其所以不如李者或正在此柳文益矜峭奇古而辨難攻擊之才或時勝韓而其所以不如韓者亦正在此

書祝開美師門問答後

弘光元年夏余友祝子開美病且劇又忿寇氛日迫自分不免於前六月十九招余過祿光居出一匣見屬皆劉先生手書及所論著也遭亂未暇錄出簡篇零亂懼有散軼欲先整而書之十月初四日避亂友人徐聖儀家因攜此從事計共二十五葉首初見問答語次別敘次手札次詩次襍論其手札及詩以年月先後爲序凡離殘闕多所未備而先生之惠教祝子與祝子奉教之誠大畧具于是凡三日而畢事以筆秃老艸不能工楷爲惴惴嗚呼先生立朝前後所上不上百

長霞軒鈔本

疏皆廢其稿不存于五經諸子百家無不精究皆有所論述莫肯一刋行此其僅見者葢先生之學如洪鐘大叩之大應小叩之小應確嘗侍坐竊聞論辨今古精義洋洋千萬言每晝而坐論至昏夜不展股及退息一齋則終日不聞聲真子所爲默而識之學而不猷誨人不倦者耶乙酉之春閑美渡江而病故先生手札多論藥理其精晰俱（子本作已）非世醫所能曉雖小道亦可以見先生之一斑矣（子本作亦足以見先生之學無所不該洽矣雖小道三字衍）今先生與閑美俱死國難而確獨隱忍苟活皇皇未知所稅駕也悲夫（確案公更名在丁亥而是編錄于乙酉故元本多書舊名今依吳氏定本改從今諱）

書周選古印譜後

確少好作篆未成而罷罷三十餘年矣自更名以後大絶不用名章選古嘗爲余作二章章法極古竟置不謾用今人濫用名章余不甚是之人亦以推余大各所見之异也古人翰墨不惟无圖記大不輕著姓氏極爲雅觀其有圖記者乃是珍藏家所用耳顧篆刻日廣篆學日衰選古慨然有起衰之志孳孳向余言篆學余進一淡字選古深然之夫才美者人之所共好大吾之所欲亟見也以亟欲自見之才求供衆人之好豈肯自留餘如是而能爲淡者鮮矣古今人之不相及

餐霞軒鈔本

正在見才不見才之間魏晉書法筆筆藏鋒迨乎唐宋悉皆
偏露李杜雖工詩要為不及靖節而今人之學陶者又未必
是陶也然則淡豈易言哉語云神奇之極化為平淡選古知
此則豈惟袁學可以進于道矣

書劭節宋母狀後

人言劭節母十九歸宋歲餘而失所歸以二十歲之少婦稱未亡人也則立節難覩孤子羸然多病弛之懼妨學急之又恐增劇則立孤難孤死立後立而无爭爭而无墮其家業則又難雖曰以吾母之貞淑立節固裕耳即立孤難矣二十八年中母之心血幾盡於孤然壽殀命也母夫惟人事之盡已耳至於立後則人皆易也之往往任情棄取動貽後悔又古人皆恥為後今人皆爭為後爭則所爭之業與為所爭之業同盡而後已如是者蓋後先一轍卒甘之而靡悔无論後而

未當者必爭後而當者夫爭豈惟婦人雖丈夫之權有力者及身而立後文之以律言制之以官府公之以戚族而卒莫能免獨吾宋母不宿怨不踰次不棄孤言不惑浮議宜立者立之宜俟者俟之守正達權指顧略定不動聲色宗祊晏然何其裕也且人情勤苦不遑以振興其家業各有為也夫存為夫夫死則為其子孫宋母則何所為乎蓋非為其子孫為舅之子孫若是則逾難善乎我族父孚敬先生之狀母有曰婦德之貞之矢死靡它一節已足爲庸別論然碩人之節尤難於立業也其言似失輕重顧非孚叔不能為是言豈惟婦

人雖丈夫之克光前業者庸有幾彼不肖而博奕飲酒以蕩其家者无論矣即賢有材者適遇世亂或遭家多難計无可如何材智无所用之夾不㝵不絀于時勢致複其家者有矣識者皆能諒之曰人各有幸有不幸非其才之辠也然於賢喆恭承前業之終不能无恨況婦人者豈易爲力哉且母之時何時乎家既多故世復大亂盜賊蜂起釁孽萌生而鼠牙雀角又往往見告如江心漏舟東補西塞彌縫不暇卒能安危定傾風波不驚不惟无失故業又益增大則母之所養有賢於烈丈夫數等者立業尢難之語不信然哉確近歲大依

姊氏姊素厚朱母時時向碓言朱母事甚悉盖吾姊所遺之不幸與朱母同其勉立家業大同故喜言朱母事也孚叔自言有事聞之碩人即无誤不聞即誤此若為碓言之故感於叔之狀母而竊私論之　又曰異哉母家之多貞節也其娣張與其婦顧皆少簽皁有志行與母相得豈天之篤於朱門柳母之德有以風之而然與若夫霍山公之不補鄉賢劭節母之不求旌表其志較然後先輝映又未可為俗人道也

書潘烈婦碑文後

碓十年前過硤山訪所親見紙屏上血書曰願終三年不飲酒不食肉不内寢問所親血書者何人也曰余同居表兄沈方憲為其父遠客死王事旅櫬未歸故也何業業布米无論其志行即其書豈米賈哉曰向固業儒因貧无以為養棄而業賈于是碓胸中遂時時有一沈方憲嘗竊從硤之長老叅察其日用益知方憲不獨志行篤實能精勤慎密以振起其家業既為死父盡償夙負益以其餘孝養母勤撫教諸弟妹而昏嫁之皆以禮而等人又亟稱其賈法之廣平碓曰異哉

寢

今之儒者皆以學賈而方憲乃以賈學若方憲者真可謂好學矣學豈惟舉業之工已哉今烈婦即方憲之女弟嗚呼有以也然吾以為烈婦之死非正也確嘗怪三代以後學不切實好為節烈之行寖失古風欲一論辨其非會未就使烈婦知此理必不死然使烈婦忍死立孤窮餓无以自存人豈有周之者白首而死夫豈有醵金之而碑之而傳記之詩歌之者夫速死之與忍死其是非難易皆什伯而士往往舍此而子彼甚矣人心之好異此烈婦之所以之死而不悔者也故在方憲但讀禮无愧足矣何必刺血書屏以自表其心然不

書屏則碓何繇知方憲烈婦夫從一而終足矣何必殉死然不殉死天下何繇知烈婦語云三代而下士惟恐不好名悲夫予故因烈婦之死而併書之以進方憲

［楊園先生見聞録］海寧沈方憲本舊族貿易硤石市皆服其不欺性篤孝父母没剌血書不飲酒不喫腥不内寢九字於起居之所守之不變其妹適里中潘氏夫死畢斂事慟、七日而卒人稱其殉節

書山陰語抄後 丙申

歲壬辰二月確與澉湖吳蕃同受先生遺集以歸已而確嘗致書伯繩謂蕃嘗有意任刪潤年譜之事而確夫妄欲輯師語之最中我膏肓者另寫一本奉為私書而夫遂廵而未敢也每欲書者數矣而輒止或且已書且書成帙矣而又廢之而復書而卒未有成也而今年正月二十五日蕃竟以毁死不遂前志而確復何忍獨輯先生之語録矣乎无已則且收理脊笥之所謂書而廢廢而復書而未成者而姑㽞之以俟异日可夫或曰先生言大學心意知物暨中庸喜怒哀樂已

未發之旨甚詳而私抄闕然何也確蓋有所心疑焉而未敢筆也非疑先生之言疑學庸之言也先生嘗言愚而好自用盡天下愚人坐此愚者必有識以識自封故自用非不肖確之謂與語中膏肓甚明徵矣然則予病將終不可藥乎曰恃先生之教先生慎獨二字能起千百載以往既死之神聖賢人而復生之而何有於二豎子

書拓扇後 丙申

予昔年用一油扇直二分五釐至壬辰五月蓋四年矣黃山道士韓養元嫌其疲之贈予此扇價直與前扇等至今夏忽復五年道士死且二年矣而此扇猶存予以故人之賜不忍毁棄更用高白麗紙拓之塗以柹水較昔加固倘不遂遺失當復可支四五年嗚呼十年一扇不知吾生還須幾扇耶予昔性善遺忘嘗一日遺數扇先友祝開美子謂非吉相深用爲戒今懲前弊輒復過之但亦不能无故而棄之耳

書宋正思卹約後 戊戌

確生平鮮執持而多詭隨此確之過也往者同人之壽忠節夫人確以為非義也考夫與仲彝兄弟欲行之確因而從之翠溥之館來雲確以為非義也欲爾爰立欲行之確因而從之然確固言之矣曰館來雲之事未易言也諸子必欲行之則來雲之老病死與夫既死以後之事皆諸子之事矣諸子曰諾後夫不食其言此龍山諸子館來雲之公案也故今者行素之喪當以阜甫為言不當以來雲為言考夫之序及此諸子能无愧乎然考夫正思之言固然猶欲袁仲欲爾諸子

之初意也又可負乎而使考夫正思之序之約不失之空言者又非確與袁仲之責而誰責乎今且毋遽言邮之期與邮之事與諸子姑稱情量力而爲之俾後无食言之誚想諸子大不甚以確之言爲不然也某惶恐書

寳

社約

南湖瑤綸閣社約 子卯

吾聞君子不黨黨是小人自非聖哲安能无過聞過而改非吾友誰望哉而俗尚標榜實長浮偽吾甚耻之雖仁厚之道隱惡揚善未聞譽惡爲善也夫譽惡者是養惡也朋友養惡長此安窮僕嘗有云吾甚恕于俗人而苛于同人非同人之敢苛誠不忍棄同人于行路耳若夫朋友有過不面正之于前而私非議之于後是爲背毀尤傷厚道夫譽之不敢而忍毀諸日月如馳轉眼之間即成衰老念之使人驚怖聖人大

人如其非人則是禽獸先師證人社約具在非予小子所能損益也顧我同人時時省察本之以无欺進之以深造相會晤甚難幸勿虛此一番聚首儻不以某无知各賜大教則又何啻生死而肉骨也某敬拜以受不敢忘德

南湖義社約　癸巳

吾甚畏作銀會尤畏作首會令而為之不得已也既擇其人又申之以約焉貴慎之於始也會法蛇蜿不詭新名惡其詭也息止一分輕利而重誼也孰宜前孰宜後吾烏知之鬮之所擬也立之監焉僉曰石丈可无所于委也會金不愆期會日不辭席違則有罰監者之所治也其罰愆期五星留佐後會酒資无故而辭于會者罰不過是也愆期過十日罰倍之有不受焉非吾部之士也致金則必日會叐則不必日乾初之紀也致金必二至之日不待啟也足色與兌近監致監近

首致首无彼此也兩合而估視之以交直會不煩一使也會
叉惟良時之選先十日單箋啟之一遠邇也不赴者先告故
焉勿欺爾也會所必擇勝地適杖履也必終日究性命之理
也不辭會外集知已也必有述焉以觀所詣也尤諄諄於證
人社約者吾先夫子之指也違約必面規雖早切毋盡言毋
吾以也其未改則心藏之以待後規勿背誹也會外者各持
杖頭以眾濟也會雖竟日杖頭不過一錢宿加一焉惟啟之
視也啟到先投杖頭知來之可恃也會外直會則杖頭无會
內外皆致猶懼其菲也則兩人共直之雖三夫可非銀會之

比也飲不至酣愼爾止也簋不踰三飯又減一戒其侈也息壤在彼吾言不再顧我同人風相永矢之也

乾初先生遺集卷十八

海寧陳確著　　族玄孫敬璋編校

雜著

符止人瘧自瘧 丙戌

吾幼時善為符止人瘧輒效後漸其術不為二十餘年矣今年吾女患瘧姑復試之立效又鄰婢二人患瘧萬方不效聞吾術求治為符二紙黏病者背亦立效相傳誦以為奇而吾忽於六月初一日瘧發矣吾亦十四五年无瘧患今驟患此殊不能自忍此事之偶然者而迹若相報方術固未可妄試

乃爾耶昔杜子美自誇吾詩能已人瘧然其集中有云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交相戰則子美固善瘧也元里公倉公稱神醫彼豈皆无病而死者故曰萬物之理一乘一除是勢而榮功成妟如時命既違賢哲嘆吁先利後鈍奚智奚愚吾自空瘧豈以能符不發又豈以能符反致瘧耶但儒者自不空輕試幻術耳六月十二日記

不開戒而瘧發

吾前已憂亂戒牲食自五月念五遇盜負重傷妻孥勸我姑開戒少助以滋味余不啻已而瘧作半月而後止蓋是日傷左股湧血升許則血虛又賊竟夜守我臂東西馳傷勞次日對客語即惡風夜復被妻子牽去坐風露中一二食頃此其受風寒深矣夫血虛傷勞而又受風則必不能化厚味前既受傷而風與食更繼相助為虐不傷寒而何待今止於瘧者此不開戒而節食之效也而老妻猶咎余曰子惟不聽吾言徒自苦故體虛發瘧耳理或有之然吾寧爲此而不爲彼蝦

誤拈此尚質之明達者

陳先生 癸巳

八月廿日晤金公路言東陽陳正道先生年七十餘時出講學公路曽一預講席見同席皆老成須眉皓然相對肅然无一語有問則畣大不過數言即了是日講其爲人也章言犯上犯字不是十分衝激一念略有未遜順處即是言考亭陽明之學皆是不必紛爭要身體力行之耳可謂要言不煩又云山中多盜獨陳先生所居一鄉皆化无盜恨時危路遠不能往從之游姑記于此又有李孩如年大可七十餘餘不盡記

記夢 癸巳

十月初三夜夢作一賦盖極經營悽惋覺而忘其題其辭大不能追憶大意欲及時勵學不忍自棄於衰老而已其結語云具余秣于長途望崦嵫而策駕此將醒時所哦僅而不忘吾生平極不喜作賦忽爲此夢殊不可解又夢作一詩云天下无直友庶幾求愕口愕口攻我深愛者忘我醜此大槩括山陰先生語録中及子蒯記愛我者之言一段語意也庶未忘求益之心故並記之

過舊居

夏日過舊居省母適遇會飲吾諸子咸在有問道者予曰道不必予問問諸心而已心所不安者必弗為如是而已即如今日亢旱不雨而輩飲酒食肉无异平時於心安乎曰不安不安則何故弗禁且禮義以養君子而刑罰以懲小人者也今官府禁屠道過市肉者即攝去重笞枷示日中法之嚴又如此吾縱不能為守禮之君子寧不能為守禮畏法之小人乎推此類廣之凡禮法之所禁者事无大小咸兢兢不一苟即是克己立誠之學

襍記 甲午

吾甥董八公家僕永芳性嗜飲食母死獨能斷酒肉三年其事病父尤謹吾嘗對諸子姪言如永芳者非吾師乎吾潮生姪家婢春女贅夫湯四有黃氣病善飲食而不能力作其妻為之勤織以食之每食必以精者供夫而自食其至粗者雖其粗者夫未食畢未嘗敢食也或其夫精粗並盡即忍餓不敢設作食夫有主人之役其妻往往代之役然時怒罵其妻无回言諸家僕之强力有幹者每未免于凍餒而湯四身无一能且久病然獨瓶有餘粟身衣完整而妻未嘗有德色事

病夫十餘年矣迄未能成生育而奉之彌忠敬无幾微怨恨之生于心人有笑其夫之騃者則色然怒嘆乎夫人之賢不肖又豈論男女貴賤哉吾輩讀聖賢書自謂稍知禮義而不能立志堅忍畧无以自異于流俗真僕婢之不若矣又嘗憶查慶生言吾里有一農人每忌日之祭必宿戒素服涕洟牲醪忠愛竟日不怡如是終其身恨未悉其名氏禮所謂終身之喪非乎此一僕一婢與慶生所云者豈嘗讀書學道者耶今之讀書學道者无不以大聖大賢高自期許而深訕流俗之所爲惡知流俗中又往往有天資合道如此等類不可勝

數有遠非讀書學道之所能及者嗚呼有其名而无其實又何怪讀書學道之士而反爲流俗之所訕誚耶

又（癸卯日記）六月二十六日偶書

吾自去秋右肩病風累及臂指至今爲梗右股足大然嘗思古人有習左右射者夫有習左右書自是左右均勞之義以備不虞不大可乎吾向驕左而軼之今不爲用夫復何尤然兩足勞佚自均莫能先後今右獨受病左雖无恙豈能單行于世耶吾雖具三十二齒致用者不過一二餘皆備員而已今用力者已漸衰落更用他齒莫能如也然固无可奈何凡

事盡如此豈惟一身哉吾妻頗習勤儉已先我死十有四年

矣澄兒極愿慧十歲而殤翼兒近漸知學已館食于外不奉

晨夕禾極頑梗覲女三四歲便曉人意五歲即殤長女在家

向不閑内事及適人又頗以能稱兩媳並未能空家聞其姊

妹皆勝是則吾之所命于天者益可知矣反己安命以遣餘

年此吾之所以窮苦而無怨者也

西路庵僧 乙未

西路庵僧安静寡營頗有古德風味今年秋署中暑而謁予過而候之僧云老衲无朕醜態種種不可為居士道也予問何故曰頃中元後數日熱甚老衲病煩解衣跣足扇地踢坐猶不自安生平戒規一時放倒孔子七十不踰矩我七十乃敗矩奈何余云師老且病稍自安放疑亦无害僧因嘆從前終日欺人漫言參禪學道不知不覺養成驕惰悔无及矣余云師大何言之漏也老僧云昨有施主過訪因云有鄰人夫婦子女數口居一草舍甚窄夜卧无帳一夕夫出海不歸其

妻母子畏寂來頃我廊下我開門納之謂有長凳一條可稍息也其人喜出望外明發謝不容口謂爾家乃涼至此且无一蚊我母子因得竟夕安臥吾謂子家大殊患熱雖帷而臥尚有蚊時不得安寢彼胡云爾耶老衲聞此言大慙謂我承施主造此菴雖小較俗居尚敞然每遇暑熱即思歸寺納涼此種習氣豈非平日養壞不可復收拾乎嗟乎此老僧者可謂好學矣冠注八月初三日同周子和蔣書升俞漢回憇菴中因識

記昔 四條 戊戌

確十許歲時吾父與季父小致閱墻確出聞詬詈語甚不能堪入侍吾父母問爾出聞季父母云何確徐應曰實无所聞也然自以面欺其親益恨之季父雖性粗戾中實无他不數日吾父兄弟已相好如初乃始竊自喜昔日之隱未為非也自後无論家庭間即處世多用此法得力甚多

確十六七歲小有文名與叔氏我旋兄同就童子試縣府皆儕居前甚媿之及道試出伯氏索卷觀甚喜已觀叔氏卷更不快確懼无所容至不成寐及發案叔氏先售確為之狂喜

時

夫不成蘇此大孩心之未汩者後數年屢試不售輒不勝牢騷之感大喪其厥初矣

有溝于祖墓之前者而吾叔氏遽死人皆以溝為罪而確之家无言焉

先人之兆域卜矣有殯于其前者以為奇貨也而確兄弟弗之問也葬先人之十年前殯者又告月日將以其母喪來殯或曰年方利乎時日无沖犯乎確兄弟若弗聞者而聽之殯

僮來魁 戊戌

禮有忌日无忌月自亡叉祝開美始行之吾問其所以泣然曰淵昔居二人之喪不能卒于禮故以月補之確感其言夫忌月於是某之諸子錫枚並于翼皆忌月所以補喪禮之失也董思東之家僮來魁幼失父母无戲禮之憾不知詩書无理義之悅心无朋游講論之益每遇其父母亡月即斷酒肉其主家春秋時祭必有酒肉之賚不敢先嘗食必以祭其父母其姊甫十許歲夫董婢也每積平日所鼻犒物糴買楮錠並以所賚酒肉合之于弟以共祭焉歲无闕者吾每至其主

家衆魁春我加謹其家皆竊笑之曰是欲學陳乾初者僮大

无羞沮之色也僮姓徐其先爲董之世僕

章瀛褱 邑人

章瀛褱業莧剃兄弟四人瀛褱最長昏娶衣食皆瀛褱是給兄弟妯娌皆无閒言又一從弟幼養于他姓不𢓜其所瀛褱夫收養于家與諸弟一體一從父老无子瀛褱奉養甚謹從父或過外家踰三日瀛褱必登候之曰何久羈此不歸也莧剃于業爲最賤有如此篤行之人其從父吾家老門眷亟稱瀛褱之賢是可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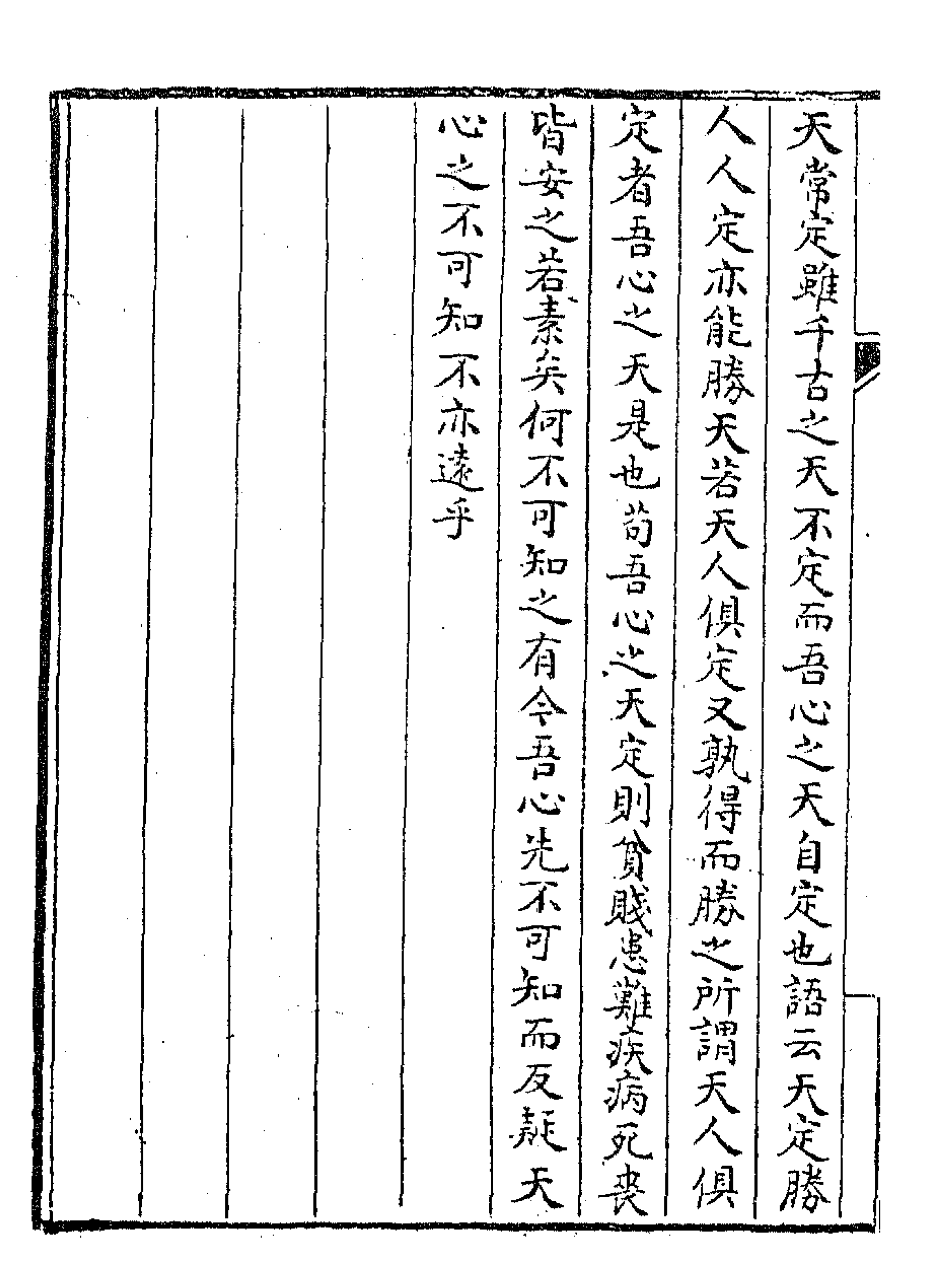
餐霞軒鈔本

書爾旋講師扇頭 己亥

道不離日用雖飲食男女无非道之所存而高明欲一切空之所謂賢知之過非乎吾鰥居食淡於世无求究然一老衲要只素位而行非有意為之也苟有意為之夫即是私欲矣有意无意之間吾願與尊宿一細參也

補 書蔡伯喈便面 癸卯三月二十二日

吳忠節公遺言云貴不如賤富不如貧生不如死當時聞此語爲之酸鼻今思之直是講太平話居今之世安得復云爾乎貧賤者已皆不免死者又復不免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曾子之言徒欺人耳余亦嘗云巧不如拙勇不如怯辨不如訥博雅能文不若目不識丁而亦未可盡恃也達者直委之天命徒委之天命亦未得惟君子則一一反之吾身克己復禮庶幾寡過乃遽欲以此自信信天豈非癡人然正不由人不癡蓋天不可過信又不容不信雖今日之天未定而千古之



天常定雖千古之天不定而吾心之天自定也語云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若天人俱定又孰得而勝之所謂天人俱定者吾心之天是也苟吾心之天定則貧賤患難疾病死喪皆安之若素矣何不可知之有令吾心先不可知而反疑天心之不可知不亦遠乎

[補]書錢氏孤便面 庚辰三月二日

弟子入則孝非徒為弟子言吾輩雖老猶當奉而行之況弟子乎孝弟謹信親愛學文八字終身行之不盡從此發個願決要依此八字做工夫便是立志即孔子所謂志學也行之不已便是好學即孔子所謂時習也天下可悅可樂之事無踰此者欲尋孔顏樂處從此八字尋之有餘矣工夫到極至處即是不踰矩境界聖門初無第二層工夫故曰蒙養即聖功豈惟幼學然哉願與諸弟子共勉之

作八股之法

作八股之法能熟知古文之妙境而俛就時文之恒矩和養心性體認題旨闡萬古之胷抒一己之㝵則自然不今而今不古而古非時文而時文非先輩而先輩若存一摹時文之心即非時文存一摹先輩之心即非先輩譬作詩家必欲句句是杜定非真杜譬臨池家必欲筆筆是王定非真王何者為梏于古而已之才性不出也吾觀古之傳文有學人之文有才人之文有正人之文有邪人之文彼惟不自揜蓋故能各極其才之所至而傳世不衰令使仲尼子輿而為戰國策

必不能傾動當世之諸侯王又使蘇秦張儀而作論語孟子夫何以折服千百代之文人學士哉學者不能反求諸其心而惟文之求宜其爲之而愈拙也

筮葬

己亥歲九月十五日癸酉筮

一筮改深先塋之葬 ䷗復彖辭

二筮但去上圈易以石板 ䷵歸妹之需

三筮仍舊制 ䷼中孚之蒙

望日之筮可謂受命如響復卦一陽復于重坤之下是昔塋地上今復塋地下之象也吾惟懼歲久棺壞不可復舉卦辭言亨而首云出入無疾是告我棺木尚好舉動无礙也故大象又申言剛反剝謂木之堅好剝反則亨謂反于下而後亨

也又繼之曰朋來无咎言後來同筮者皆獲安固而不遺他
患也反復其道者改筮反復之道也七日者棺也因字外方
象棺內飞象人同穴已有五棺令合母兄爲七皆同筮於下
也終之曰利有攸往以斷其必可行也卦德動順謂擧動順
乎天理當乎人心也故曰天行曰見天地之心所以贊佑我
者不一辭而足也歸妹之凶不問可知需險在上亦明石板
之非空中孚上下實而中虛象發圖筮法爻辭有孚攣如我
始以爲吉而可從今細思孚字義於筮法無取蓋指子孫之
心而言也禮稱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如是可謂之眞孚今拘

牽世俗牢固而不可解乃是拏如之孚耳謂拘攣之見不合
大道也信心不若信理欲我子孫破此拘蔽耳
淺葬之害瞭然明白今且无言潮海盜發諸不可知之慘變
只是獸穴霖擁吾目中已屢見矣又髙露則氣不固而棺必
速朽棺以内者尚忍言哉語曰既歸三尺土難保百年墳數
十世之後且夸為平地必然之道也即無論秦漢以上今試
舉目數十里中近若唐宋元之墳尚得而舉其一乎或曰雖
在地下亦有不可知者然地上則直無不可知矣防其可知
而姑聽其不可知此孝子誠信之道也以言乎事理之利害

既較然无疑以言乎並辭又詳切懇至吾志決矣諸子試細思之

石椁恐其墜木椁恐其朽甎圈法本好只恐其中空而淺露耳今吾圈而不隧先懸棺以灰沙實築中隆如圈者而後以甎圈之俾無空隙則兩得矣雖深之又深可矣城門橋梁皆用甎築之空法非盡甎圈之罪也

還葬

東坡謂伏波願馬革裹屍還葬猶劉伶之忘生不忘形丈夫即死絕域耳何須收瘞耶諒哉斯言非惟達士之遐情抑亦哲者之要論也吾友董紫冐驅馳王事死西粵粵中諸義士禮瘞之置道祭田十五畝春秋享祀無闕者將十年矣今年其子某往返萬里收其骨歸故邱所置道祭田捐施彼中佛寺非不知孝其親也於繼志安魄之道遠矣嗟乎

親家

凡新親家雖極相知至行禮及成昏之前後彼此多有不如意處此極平常事最不可輕出語言致累子女慎之慎之況往來傳言有增無減每有無意中一句閑話遂成不解之怨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吳茱萸

霜後採茱萸子每觔用石灰觔許水化畧俟火氣散將茱萸乘半熱投灰中一二十日取出去其蔕以清水浸之過出灰氣撒鹽少許俟作羹時研用甚便可經歲不壞香氣異常吾鄉每磨作醬者非也此法云得之霅川須更問之

原缺